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逻辑学

《逻辑学》黑格尔闻名世界的“大逻辑”，
备受马克思和列宁所推崇的哲学经典。

《逻辑学》“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智慧。



Science of
Logic

(德) 黑格尔/著
孙绍武/主编

《逻辑学》为西方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是马克思辩证思想的重要源泉。

百年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逻辑学

《逻辑学》黑格尔闻名世界的“大逻辑”
备受马克思和列宁所推崇的哲学经典。

《逻辑学》“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智慧。



Science of
Logic

(德) 黑格尔/著
孙绍武/主编



《逻辑学》为西方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是马克思辩证思想的重要源泉。

● 百年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逻辑学/孙绍武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0. 12

(思想者的足迹)

ISBN 978-7-80723-570-5

I. ①逻… II. ①孙… III. ①逻辑 IV. ①B81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568 号

思想者的足迹

原 著 (德)黑格尔
主 编 孙绍武
责任编辑 王 福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4919981(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800 千
印 张 36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80723-570-5
定 价 597.00 元(全 15 册)



有这样的一群人,曾存在于久远的过去,并将一直存在于未来的世界当中,他们手持怀疑和批判的利剑,癖好寻根问底、秉持理性、挑战权威,不懈地探索真理、揭示本质,他们只是极少数,然而他们却在为所有的人活着。正是极少数的他们,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脉络走向。

他们的人生总是历尽磨难,始终不能摆脱误解、诽谤和陷害。但是他们宁可蒙受屈辱、宁可一无所有、甚至宁可抛弃生命,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不会放弃自由。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思想者。

希腊文明是一个已经失落的文明,正是这个失落了的文明孕育了欧洲的绚丽灿烂。它的消逝已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独特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虽然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以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柏拉图是一位思想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公认为是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柏拉图是古代西方第一个留有大量著作于世的哲学家,这些作品使我们可以深入洞察两千多年前复杂又有见解的雅典社会的文化和信仰。

雅典城邦已沉淀为遥远的历史,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终成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托克维尔、马克思、马歇尔、尼采、弗洛伊德、罗素等等,尽管这些思想者们的思想、经历、理论迥然不同,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

思想者往往在压制和束缚中呼吸,但思想者的思想却永远是自由的。即使思想家的生命结束了,但思想的种子却会留下来。总有一天,这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万古长青。

对于一名出版者而言,我们所能做的,一方面是为思想“角斗士”们提供战场,使人类思想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我们有义务传播那些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思想者的思想。

《思想者的足迹》是一套有着深邃的科学与人文思想的丛书,所选书目皆是对其所处时代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语言流畅,用词审慎。我们编撰本丛书,旨在带大家走近思想者,感受思想者所具有的独特的智慧魅力。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吸取更多的科学、人文精神的养料。

因编者、译者自身水平有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朋友理解、不吝赐教。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4
第三版序言	18
柏林大学开讲辞	23
导言	27

哲学全书·第一部·逻辑学

绪论	48
A. 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态度;形而上学	72
B. 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态度	86
I. 经验主义	86
II. 批判哲学	91
C. 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三态度	120
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	120
逻辑学概念的进一步规定和部门划分	136
第一篇 存在论	147
A. 质	149
a. 存在	149
b. 定在	158
c. 自为存在	167

目 录

B. 量	173
a. 纯量	173
b. 定量	177
c. 程度	179
C. 尺度	187
第二篇 本质论	193
A. 本质作为实存的根据	198
a. 纯反思规定	198
(1) 同一	198
(2) 差别	200
(3) 根据	207
b. 实存	212
c. 物	215
B. 现象	221
a. 现象界	223
b. 内容与形式	224
c. 关系	226
C. 现实	238
a. 实体关系	253
b. 因果关系	256
c. 相互作用	259
第三篇 概念论	265
A. 主观概念	269
a. 概念本身	269
b. 判断	273
(1) 质的判断	280
(2) 反思的判断	283
(3) 必然的判断	286
(4) 概念的判断	288

目 录

c. 推论	289
(1) 质的推论	292
(2) 反思的推论	298
(3) 必然的推论	301
B. 客体	307
a. 机械性	309
b. 化学性	313
c. 目的性	316
C. 理念	324
a. 生命	329
b. 认识	333
(1) 认识	335
(2) 意志	341
c. 绝对理念	343
附录 黑格尔生平和著作年表(1770—1831)	349

第一版

序 言

我愿意让这个关于哲学全部轮廓的提纲问世的时间，比我原来所预计的更早一些，为了适应我的哲学讲演的听众对一种教本的需要起见。

由于本书只对纲要的性质有限制，按照理念的内容不仅不能详细的解释出来，而且又特别对关于理念的系统推演的发挥紧缩了，而系统的推演一定会把有我们在别的科学里所了解的证明包含进来，而且我们把这种证明看成是科学的哲学所必须的东西。《哲学全书纲要》这个书名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方面将全体系的轮廓表示出来，另一方面将关于个别节目的发挥表示出来，但是这些我们只不过是口述的方法讲出来了。

但编纂排列纲要的目的却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一个外在的目的，依据某种特殊用意对已经存在的现成的人们所熟悉的材料来进行缩短或撮要。

在本书里并不是那样陈述的，本书的目的是将怎么样依据给哲学一个新的方法去处理一种新的问题进行定义，我希望，这方法在不久以后会成为大家都认可的唯一的真正的能和内容一致的方法。因此这样对于公众也许会有好处：假设客观情况容许我将自然哲学及精神哲学——哲学的别的部门先行有了详尽的著作发表，就好像我公众讲的对于《哲学全书》的第一部门——《逻辑学》那样。但是即使这样，在目前的陈述里，我相信接近表象和让人们知道的经验内容那一方面的材料虽然说受了限制，但是许多过渡关键产生的中介作用只能是通过概念而发展的，但是（矛盾）发展的方法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使人明白注意到，而这两方面也能够足够的说明了，即第一，它和其他的科学所寻求的那种只是外在排比是不一样的；第二，它和一般的





对哲学对象的处理办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首先假设一套格式，然后以这些格式作为出发点，按照前面的办法，将所有的材料平行排列用非常外在的武断的办法。还有就是因为最特别的误解，强制的让概念发展的必然性必须满足对偶然的主观任性的联系。

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一样的任性的作风，也拥有哲学的内容，并且经常在思想上探索一些冒险的事情；有一段时间让颇令笃实平正的哲学工作者表示敬佩的就是这种作风，但是别人可能会认为已经达到了一种狂妄的甚至可以说是发疯的程度。虽然很多人敬佩他，虽然他会让人发疯，但是在内容上却经常充满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悲惨的事实，同样的，可以将它的形式用于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容易得到的聪明智巧上，再加上胡乱的凑出一篇文章和一些非常做作的片面意见，但是在它的表面上，却掩盖不住对学术严肃的外貌的自欺欺人的真实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分析一种非常浅薄的作风，它自身缺乏深思，但是出现的态度却也是自己认为很聪明的怀疑主义和非常谦虚的理性不能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的招牌认识，他们的夸大虚骄的程度和空疏缺乏理念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在学术界里，这两种倾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让德国人对学术的认真态度进行了一番戏弄，这就让他们有要求为之疲缓松懈的深刻的哲学，而且会使人们对于哲学这门科学引起轻视或蔑视，甚至现在对于哲学上高深的问题，这种自认为是在理智上谦虚的态度，反而能够勇敢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即我们认为采取证明作为形式的知识却声称理性的知识，这些别人是没有权力去过问的。

我们可以把新时代中青年人的热忱看成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种现象的部分。在科学领域内，这种热忱表现就像它在政治领域内表现的情形一样。当这种热忱迎接那种精神的新生的朝霞处于狂欢的情绪的时候，直接进入欣赏理念的美妙是不经过深沉的劳作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在这种热忱所激起的各种各样的希望和远景里陶醉时，那么人们对于这种不靠边的不羁的狂妄的想法还是不能够谅解的。因为它的核心基本上是健全的，这样它发散出来的浮泛的云雾就会围绕着这核心，但是很快这些就会消失。但那另一种现象比其余的任何现象都不惹人喜欢，因为在理智上的软弱与无能是逃不过它的眼睛的，并且掩盖这种弱点的时候是尽量的用一种自欺欺人的、前无古人的大哲的虚骄之气。

但是值得注意并提出来说一说的是另一件不是太好的事情，就是对于这两种倾向的一种哲学兴趣，但却仍然朴素地不浮夸地保持着对于高深知识的认真爱好。诚然这种兴趣表现出来的形式肯定大多数都是用直接知识或情感成果的形式，但是这对于表明寻求理性的识见的、内在的、深入的冲力已经很足够了。能够给予人以人的尊严的只能是这种理性的识见。但是每当谈及这种兴趣的时候，理性的识见最多只能看成是哲学知识的成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态度好像是轻视理智论证的态度，但是这却是达到较高知识的预备所必需的一种条件。我奉献这种尝试作为一个导言或绪论来满足这种认识真理的兴趣。希望能够顺利的接受这样一种方式。

海得尔堡，1817年5月。



第二版

序 言

尊敬的读者，有许多部分曾经重新改写可以在本书的新版里看出，并且曾经发挥的特别认真，特别细腻。我讲演的形式尽最大可能是和缓并减轻的形式，附加的“说明”尽量详尽并且比较通俗，这就会让抽象的概念和平时的了解和具体的表象更接近。虽然这本书只是一本纲要，将原先的那些非常难懂晦涩的材料，变得紧凑短简就是我们的目的，这就使得第二版和第一版有相同的地方了。但是如果把它用作讲义，还应该由口头的描述并进行必要的说明。如果仅仅从《哲学全书》这书名的角度来分析，在开始的时候科学方法好像不用非常的严格，外在编排的余地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我们必须以逻辑的联系作为基础也就是本书的内容实质。

似乎也有很多的机缘和激励让我不得不说明对于时代文化精神工作和“无精神工作”的外在态度，关于我的哲学思想是如何的。这是写普通方式的序言的时候必须做的事情。虽说与哲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工作总不允许科学地引进哲学，于是一般地也不允许走进哲学，而是对外行人说的一些话，并且是从外面引进的。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一个著者按理说是不应该进入这种和科学的关系较远的土地上的。因为求真知所不可少的理解力并不需要这样的说明和讨论。不过有的时候非常的必要也非常的有用来谈论一些现象。

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就是我的哲学的辛劳一般地曾经趋赴和想要趋赴的目的。这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对精神有价值、有兴趣的也就只有这条道路了。如果思想的道路上有精神存在的话，将能保持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不陷入虚浮，那么它会立刻发现，能够规范思想的只能是正确的方法，

指导思想去将实质把握，并在实质中保持着。这样的进展过程表明其自身要恢复绝对的内容，而不是为了别的。恢复精神最特有的最自由的素质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思想刚开始超出这内容并向外行进的时候。

刚刚经历过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是自然的、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幸运。

在这状况中，哲学与其余的科学和文化共前进，同时可以满足理智的需要和宗教的信仰的是一种温和的理智启蒙。同样，天赋人权说与现在存在的国家和政治没有一点关系，而自然哲学的名称就是由经验的物理学采取的。但这种只不过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事情了，尤其是理智与宗教，就好像天赋人权与国家内部在实际情况中都有着矛盾。矛盾的发展是因为分离的结果。但是在哲学里，精神却能够非常安逸的在这种矛盾中存在。所以这只不过是和上述这些矛盾本身相矛盾的一种哲学，并矛盾地修饰这些矛盾罢了。认为哲学好像和感官经验知识、合理的现实性的法律、宗教和虔诚的纯朴都是互不相容的，这种成见是非常不好的。哲学不仅承认这些形态，而且甚至还要对于它们的道理加以说明。心灵在这些内容里深入，得到教训是通过它们而得到的，加强自身的力量，这就和在自然、历史和艺术的伟大直观中思想得到教训，并且加强力量是一样的，因为只要思想把握住这些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就会是思辨理念本身了。它们仅对于哲学这片土地和哲学有矛盾，并且脱离了它原本就有的性格，在范畴中认识它的内容，于是就会变得对范畴非常的依赖，而不是将这些范畴引导到概念，并升华到理念。

导致一种重要的消极结果的是一般科学教育的理智，也就是觉得如果利用有限概念的说法，所有的中介是不可能达到真理的。但是这结果经常会引发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后果，也就是错误的认为直接的情感或信仰里包含真理。也可以这样说，那种理智的信念不注意、不留心去应用范畴，而是取消了研究范畴的兴趣，反而让有限的关系和认识彼此相互疏远，就好像在绝望的状况下那样，范畴的运用就一点顾虑也没有了，也会变得不自觉而且无批判了。对于有限范畴不足以达到真理的误解，就会对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加以否认。结果肯定是根据情感和主观意见来判断是否正确。而且在原来那些应该需要进行科学证明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主观的论断和事实的叙述来代替的提出。但是在意识面前，这些事实如果没有经过批判，那么就可以被看成是单纯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个如直接性的空洞的范畴，想在它上面寄托精神上





的最高需要，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那么决定这种最高需要就是通过直接性的。特别在讨论宗教对象时，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很明显地将哲学搁在一边，好像这样一来，便除掉了一切的罪恶，获得了抵制错误和欺骗的保证似的。于是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假定的前提开始讨论真理，证明可以用支离抽象的理论。这就是说，应用如本质与现象，根据与后果，原因与结果等的通常的思想范畴，予以通常的推论，从这一有限关系到另一有限关系。

“他们把所有的罪恶全都给扔掉了，那些罪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因为之后一种罪恶毫无怀疑毫无批判地受到了信任，所以它比原先的更要坏十倍。哲学就像那被认为驱除了的罪恶似的，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需要不讨论真理，不过这种真理探讨是意识到那连结着、规定着一切内容的思维关系的本性和价值。

这样一来，于是哲学在这些人手里遭遇了最差的，最坏的命运，当他们装模作样要研究哲学，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批判它时，许多物质、精神方面，特别宗教方面活生生的事实，由于这些反思式的抽象思想不能捕捉它们，因而将此扭曲了。这种认识方式本身也有它的意义，即首先把事实提到意识前面，但它的困难在于从事情到知识的过渡，这过渡是透过反思造成的。科学里面却不存在这个困难。因为哲学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第一，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才是批判所需要的。但是那无批判的知性证实，它不仅对特定的已说出的理念的赤裸裸的认识不忠实，而且它也缺乏怀疑能力对于它所包含的固定的前提，所以哲学理念的单纯事实不能让他来重述。这种知性很奇异地联合两方面，一方面，知性显得不能充分而不歪曲地把握理念，甚至它应用它的范畴去把握理念即会进入明显的矛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同时又根本想不到尚存在着别的较高的思想方式，可以应用得更妥当有效，因此它还应采取一种异于原有的思想态度去对待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思辨哲学的理念将会变得很定性也会很固执。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一成不变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

很少有人知道，在它的发展里，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证明是相互存在的，即定义只能从发展过程里产生结果，而不能从其余的地方产生。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理念是具体的精神的统一的一个整体。但知性的特点仅在于认



识到范畴或概念的抽象性，并不具有全面性和有限性。因此知性便将具体的精神的统一性当作一抽象的无精神性的同一性，在这同一性里，一切是一，没有高低之分，在别的范围内即使善与恶也是相同的东西。所以在思辨哲学里同一体系、同一哲学的名称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词语了。假如一个人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我相信天父上帝，这天与地的创造主”，而另外一个人把他这句话的第一部分，单独的拿出来进行推论，因而说这自述者只相信上帝为天的创造主，所以他相信地不是上帝创造的，物质是永恒的，那么我们一定会感到很奇怪。那人在他的自述里所说他相信上帝是天的创造主，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和别人了解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对了，那么别人的就完全错了。大部分的人是不相信这个例子的，而这个例子也是不值得和别人说的。但是如果把他融入哲学理念，这样就是对了了。许多人对于这种勉强的二截化（为的是不要引起误会），以及对同一性被确认为思辨哲学的原则相反中的联系，是不能够让人们了解的。他们会认为主体与对象是有区别的，同样，有限与无限也是有区别的，好像那具体的精神的统一体本身是无规定的，并且没有包括区别于自身之内，又好像谁都不知道主体与对象，有限与无限是有区别似的，也就是说，充满了学院智慧的哲学应该深入认识到：在学院以外，还有智慧，在它看来，那些区别乃是非常熟悉的东西。

由于哲学在它所不应当熟悉的区别方面，受到相当确定的诋毁，甚至说哲学因此便抹杀了善恶的区别，于是有人毛遂自荐，以宽大而富于正义感的态度，出来代为辩解说：“哲学家在他们的阐述里并没有常常发挥出与他们的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危险结论”，（也许他们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来，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结论）。[注一] 哲学对于人们愿意恩赐蔑视它的怜悯必须，因为哲学既缺乏对它的原则的实际后果的见识，又同样缺乏显明的后果，所以它更不需要怜悯作它的道德辩护了。我把善恶的区别仅仅是看成是一种设想的那种看法的后果并进行简单的说明，我想我是乐意这样做的。为的不是要替那种哲学看法辩护而是因为它很空洞而举一个例子使之有味。我们非常高兴能引用斯宾诺莎哲学的例子以便更好的适应这个例子。在他的哲学理念里，神不是主体或精神，而仅仅是被规定为实体。统一性的定义牵涉到这一区别里。不过斯宾诺莎的学说并不同于那常称哲学为“同一体系”的学说，而且也未采用“同一哲学”的名称，根据这个哲学，一切是一、一切同一，





即善与恶也是等同的——这可以说是最坏方式的“统一”，这种同一完全跟思辨哲学不挂钩，唯有粗糙的思维才会应用这类观念。从这种说法可以看出，区别善恶用那种哲学观点自在地或真正讲来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但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是真正讲来？如果我们从神的本性出发来讨论，但我们又是无法达到神的本性的。而且在神性里恶又是已经转变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善的本身即是实体性的统一，恶是被分开的，是一种分裂为二（Entzweiung）。因此实体性的统一不外是善与恶被融化为一，而恶已经被排除了。所以在神的本身内并没有善恶的区别，因为这种区别只是一分为二的，而恶的本身就在分裂为二的东西之内。

再则，斯宾诺莎主义还作出一种区别，即人区别于神。他的体系从这方面看来，理论上也是不令人满足的。因为人及一般的有限事物尽管后来被降低为一个样式，在他的学说里仍然处于与实体接近的地位。在这里，人与神的区别出现的时候，本质上即是善与恶的区别存在的时候。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有善恶的区别，就是人所特有的命运。假如我们只是从斯宾诺莎主义里的实体里面看，善与恶的区别我们是找不出的。因为恶也如同有限事物和一般的世界那样（参看 § 50 的说明），从他的观点看来简直是空无。但如果我们更注意他的体系中论及人和人与实体的关系，即论到恶及恶与善的区别的地方，我们还须细心研读他的《伦理学》中讨论到善恶、情感、人的奴役和人的自由各部分，才能够说出他的体系的道德后果。可以肯定，我们会尊敬、佩服他的以单纯对神的爱为原则的高尚纯洁的道德观，而且会深信高尚单纯、纯洁的道德就是他的体系的后果。莱辛当时曾说过：“人们对待斯宾诺莎好像对待一条死狗”，即在现代我们也说不清楚，人们对于斯宾诺莎主义及一般的思辨哲学有了较好的待遇，当我们看见一些人提到或批评它们时，并不想用很大的力气去正确地认识事实，并予以正确的说明、讲解。可以说，对得起斯宾诺莎哲学和思辨哲学，这是我们所能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公正”。

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就是哲学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绝对。例如，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曾经发现目的这一范畴，这一范畴后来由柏拉图特别是由亚里士多德予以发挥而得到确定的认识，布鲁克尔（J. J. Brucker）著的哲学史之所以非常的缺少批评能力，不仅是从外在的史实看来，批评精神太缺乏了，也就是说从他对于思想的描述看来，也不果断。我





们发现，他的哲学思想是从古代希腊哲学家们那里抽出了二十、三十或更多一些命题中得到的，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命题是真正属于他们的。有许多观点就是布鲁克尔通过他当时不好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进行判读，把这些当作某些希腊哲学家的论断是硬加上的。这样就有两种结论，第一方面只是更详细的发挥一个原则，第二方面却是返回到一个更深的原则。

某些个别哲学家对于某些思想有了很深的简介，并将逐渐的揭示出这些更深的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像样的哲学史。但这种方法也有其不能使用的阻挡，不仅是因为那些哲学家自己对于应该包含在他们的原则内的结论没有演变出来，因而只是没有明白描述出来，而不是因为在哲学史家的这些推论或发挥里，他们总是武断地推测，以为古代哲学家所应用的并认为有效用的思想方式是有限的，而有限方式的推论乃是直接违反有思辨精神的哲学家的意思的，也可说是玷污和扭曲了哲学的理念。

像布鲁克尔这样对古代哲学只告诉我们一些单独的命题，如果有人用古代哲学中一些揣想的正确结论来替这种错误的辩护，而这些结论又只有少数是我们所认同的命题，那么这些辩护的理论便会陷入某一种哲学的窠臼，这种哲学一方面在一定的思想中认识了它自身的理念，另一方面明白地研究并规定范畴的价值。但如果仅片面的认识哲学理念，在阐述里就仅能揭示出一个片断得阐述，并如将同一性当作全体性那样将这片断或部分当作全体。并且在这样情形下，这些范畴如果像贯串日常意识那样很直接地贯串起最方便最接近的方式，那么就会变成了片面性和虚妄性。对于思想方式的更进一步认识，乃是正确地把握哲学事实的第一条件。但直接知识的原则不仅对这种粗疏的思想明白地给予确定，并且把它看成定律。思想的认识以及主观思维的教养绝少的是直接的知识，正如任何一种科学或艺术和技能不是直接的知识一样。

宗教是意识的一种形态，正如真理是为了所有的人，各种不同教化的人的。但对于真理的科学认识乃是这种意识的一特殊形态，寻求这种知识的工作不是所有的人，而只是少数的人所能胜任的。这两个的内容实质却是一样的，就像荷马说的那样，两个名字对应一个星辰，在神灵的语言里有一个，在世间人的日常语言里有一个。所以真理的内容实质也可说是表现在两种语言里，一为感情的、表象的、理智的，基于有限范畴和片面抽象思维的流行